

一本让人兴奋得发疯的书！——《卫报》书评

The Psychopath Test: A Journey Through the Madness Industry

疯狂心理学

发现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疯狂

本书内藏秘密武器：
难得可怕的
#精神变态测试表！

[英] 乔恩·罗森 著 林秋岚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疯狂心理学

The Psychopath Test: A Journey Through the Madness Industry

发现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疯狂

[英] 乔恩·罗森 著 林秋岚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疯狂心理学：发现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疯狂 / (英)
罗森著；林秋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214-07971-8

I. ① 疯… II. ① 罗… ② 林… III. ① 心理学—通俗
读物 IV. ① B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4972 号

THE PSYCHOPATH TEST

by JON RONSON

Copyright © 2011 by JON RON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P. WATT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 The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c/o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11-389

书 名	疯狂心理学：发现潜伏在日常生活中的疯狂
著 者	[英] 乔恩·罗森
译 者	林秋岚
责任编辑	刘 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35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7971-8
定 价	32.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乔恩·罗森（Jon Ronson）高明的自嘲风格以及充满反讽的英式幽默，很容易让读者在阅读时狂热地追随他，这本身就足以成为强迫症的一个研究案例。

——《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

一本有趣、引人入胜的书……没有常见的新闻调查……罗森讲故事的技巧强大到让必要的严谨思考都变得活泼有趣，而如果将之交付给一位不那么在行的作家的话，可能会引起读者一个接一个的哈欠。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这本书既严谨精微充分又活泼有趣。乔恩发现了一种秘密武器：一个超简单的测试工具，可以轻易判断人们是否患有精神病。但这种能力会让其使用者也变得看起来像一个患者。非常吊诡的困境，也非常真实。

——《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迷人而谦恭……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像作者一样成为一个能在芸芸众生中一眼就能慧眼识出谁是疯子的高手——而那个人最终可能正是你自己！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一本迷人而高尚的书……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来定义“正常”和“疯狂”，以便能更安心地活在这个日益疯狂的世界。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作者向我们揭露了一个扭曲的世界，其中，各行业领袖们被他们的疯癫特质所驱动的“疯狂产业”正左右着我们貌似正常的生活。惊心动魄而且极为幽默！

——《奥普拉》杂志 (*O, The Oprah Magazine*)

一个关于疯狂的故事

故事的起因是，世界各地的前沿精神病专家最近都不约而同地收到了匿名寄出的邮件：一本神秘而让人迷惑不解的书，而乔恩·罗森——身为著名记者兼国际畅销书作家的本书作者——接受了解开这个秘密的挑战。在调查的同时，他很快发现，出人意料地，他走进了一个极具吸引力而又充满挑战的疯狂世界。

他走访了一个住在布罗德莫精神病院（Broadmoor Psychiatric Hospital）的病人，后者声称，为了逃脱自己犯下的罪行，获得轻判，他假装是精神病人，但现在却被困在了这里，而且没人相信他神志清醒；乔恩访问了那些编写精神疾病目录的人，以及强烈反对他们的人。他还拜访了极具影响力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鲍勃·黑尔（Bob Hare），后者发展了精神病测试的行业标准，并坚信许多重要的 CEO 和政治家，事实上是精神病人。

作者从鲍勃·黑尔那里学到了如何鉴别那些野心勃勃的精神病人，有了这个识别精神病人的能力，他就投身到权力中心，并拜访了一个曾经的国际敢死队领导，此人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 CEO，据说他是精神病人，他引起了股市巨大的震荡；作者也走访了那些过着正常生活却患有精神病的人——他不安地发现，许多行业的掌舵人有时会以他们的方式发疯，就像他们所研究的事情一样。

结合了乔恩·罗森一贯的幽默、充满魅力以及侦探似的尖锐笔触，《疯狂心理学》（*The Psychopath Test*）呈现了一个在纷乱行业中让人着迷的旅程。这本极其诚恳的书揭露了那些危险的真相，以及在这个疯狂的底线不断被挑战的世界中，对我们要如何定义何谓“正常”的深刻质问。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拼图丢失的部分	001
第二章	装疯的男人	028
第三章	被书写的精神病人的梦想	056
第四章	精神病测试	077
第五章	托托	102
第六章	活死人之夜	118
第七章	疯狂的正确方式	144
第八章	大卫·舍勒的疯狂	153
第九章	目标订得有点高	180
第十章	丽贝卡·莱利可避免的死亡	195
第十一章	祝您好运	213
	注释、消息来源、参考书目、致谢	230

第一章 拼图丢失的部分

这是一个关于疯狂行为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伦敦市中心布鲁姆伯利区（Bloomsbury）咖世家咖啡厅（Costa Coffee）中一场奇妙的偶遇开始说起。这家咖世家咖啡馆是神经学家们纷至沓来的地方，伦敦大学的神经病学院恰好就在附近。而现在就有一个人，正向南安普顿街（Southampton Row）走来，略微害羞地向我挥手。她的名字叫做黛博拉·塔米（Deborah Talmi）。她看上去就像一个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的人，而不该经常在咖啡厅里与记者神秘约会，并发现自己正处于令人不解之谜的核心。黛博拉带着另一个人与她同行。他是一位个子挺高、未刮胡子、看起来很学术派的年轻人。他们坐了下来。

“我是黛博拉。”她自我介绍道。

“我是乔恩。”我说。

“我是詹姆斯（James）。”他介绍道。

“那么，”我问道，“你们带来了吗？”

黛博拉点了点头，默默地将一个包裹横放在桌子上。我把包裹打开，将它翻转过来放在手中。

“相当漂亮。”我赞叹道。

去年七月，黛博拉在信箱中收到了一个奇怪的包裹，在信件格中等待着她来拆开。邮戳是瑞典哥德堡市（Gothenburg）的。

一个人在信封上写道：“等我回来，我会告诉你更多！”但是却不知道是谁发的这封信。

包裹中有一本书，正文只有42页，而剩下的21页则全是空白。但是当中的一切内容，包括文章、插图、字体等，看起来都造价不菲。封面则是一幅精致又可怕的图片，两只没有实体的手在相互绘画。黛博拉认出这是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 C. Escher）的作品——《拖曳的手》（*Drawing Hands*）的复制品。

这本书的作者是“乔·K”（Joe K）（大概是参照卡夫卡 [Kafka] 的约瑟夫·K，或者就是字符颠倒的“笑话 [joke]？”），标题则是《存在或虚无》（*Being or Nothingness*），仿佛是暗指萨特（Sartre）在1943年的著作《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某个人已经仔细地用剪刀将一切可能泄露出版社和版权的细节剪去了，包括国际标准书号等，因此没有任何线索可循。标签上写道：“警告！请在阅读此书之前先研究给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教授的信。祝你好运！”

黛博拉匆匆翻阅了一下。很明显，书中的内容就像一个待解决的难题，带着被剪切过的隐秘韵文和页码等等。她再次看着“等我回来，我会告诉你更多细节”这句话，想起她那位正造访瑞典的同事。虽然正常情况来说他并不像那种会寄神秘包裹的人，但是最合理的解释便是，这本书是他寄过来的。

但是当他回来的时候，黛博拉向他询问起这件事情，他却表示对此毫不知情。

黛博拉感到非常好奇。她立刻上网搜寻，并惊讶地发现她并不是唯一一个遇到这件事的人。

“收到这本书的人都是神经学家吗？”我向她提问道。

“不，”她回答道，“大部分是神经学家。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来自中国台湾的天体物理学家。另外一个则是伊朗的宗教学者。”

“他们都是些学者。”詹姆斯说道。

这些人都和黛博拉以同样的方式收到这个包裹——来自哥德堡的配有护垫的包裹，信封上写着“等我回来，我会告诉你更多！”他们已经搜集了很多博客和消息板上的讯息，试着要破译这个密码。

拿到包裹的其中一人建议说，或许，这本书应该看做是一则基督教的寓言，甚至从这句神秘的“等我回来，我会告诉你更多！”，能很明显地看出提到了耶稣再临。作者的观点似乎与萨特这位无神论者的《存在与虚无》（不是《存在或虚无》）有诸多矛盾。

一位知觉心理学研究者萨拉·奥尔雷德（Sarah Allred）同意这个观点，她说道：“我隐约地怀疑这场闹剧就是借着一些宗教组织的名义，会以一些病毒式的营销或者广告伎俩结束，而那些学者 / 知识分子 / 科学家 / 哲学家们会处理得非常愚蠢。”

另外一些人则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昂贵的因素规则揭露了病毒式的理论，除非这场战役本来就是期望这些经过仔细筛选的目标在网上寻找这本神秘书籍的讯息。

大多数接受者认为，他们的其中一人会找到这个存在着的、有趣的答案。毕竟这些人都是经过了精心的挑选才收到的包裹。很明确的是，在他们的工作中曾经有共同点，但是到底是什么呢？是他们曾经在几年前参加过同一个会议还是其他什么事情吗？或许这些人是一些秘密生意中被猎头相中的首要目标？

一位澳大利亚的接收者写道：“第一位破译密码的人得到了工作，可以这么说吗？”

看似明显的事实是一个与哥德堡有联系的精明的人或者组织设计出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拼图，即便是聪明如这些学者们也不能辨认。也许，其之所以不能被破解，是因为这个密码本身便是不完整的。也许有一块丢失的部分。有人建议说：“将那封信拿到台灯边仔细查看，或者用碘酒蒸汽试一试。或许会有一些用其他

墨水书写的隐秘文字。”

但是结果是并没有任何隐秘文字。

他们在失败中放弃了。如果这是一块连学者们都无法解决的拼图，也许他们应该找一些更加豪放的人才，比如私家侦探或者记者。黛博拉四处询问着，哪一位记者会坚持不懈又充满好奇地去找寻谜底呢？

他们列出了几个名字。

之后黛博拉的朋友詹姆斯提议道：“乔恩·罗森怎么样？”

那天，在经历着令人非常焦虑的攻击的情况下，我收到了黛博拉的邮件，她邀请我在咖世家咖啡厅见面。我已经采访过一名名叫戴维·麦凯（Dave McKay）的男子。他是一个澳大利亚小型宗教团体——耶稣基督徒（Jesus Christians）的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最近，他向成员们建议，向陌生人捐赠他们多余的器官。戴维和我的谈话起初进行得非常愉快——他似乎有一种极具吸引力的古怪特质，我因此从他身上得到了一些写故事的好材料以及愉快的、有趣的观点。但是，当我听到戴维说这个小的宗教团体也存在一些压力时，我指出，这些压力也许是导致这些脆弱的团员可能选择捐赠他们的器官的原因。之后，戴维爆发了。他传给我一个讯息，说要给我一个教训。他要阻止一次最近的器官捐赠，并且让那位器官接受者死去，而她的死将会使我的良心备受谴责。

我为那位器官接受者感到害怕，但同时也相当满意戴维的所作所为。他寄给我如此疯狂的一条留言，这能使我的故事更加精彩。我告诉一位记者，戴维表现得十分像一个精神变态者（我不知道精神病患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推断戴维所做的事情是他们可能会做的。）这名记者将这个故事报道了出来。几天之后，戴维给我寄了一封邮件：“我想这篇报道是想诽谤我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我已经进行了法律咨询。我会对你采取强烈的法律措施。你对我



有恶意，但并不表示你可以诽谤我。”

这就是为什么黛博拉的邮件寄过来的当天，我正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之中。

“我在想什么呢？”我对我的妻子伊莱恩（Elaine）说：“我只是喜欢进行访问。我只是喜欢谈话。而现在真是见鬼了，戴维·麦凯正准备起诉我。”

“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的儿子乔尔（Joel）叫喊着进入房间，“为什么每个人都在大呼小叫？”

“我犯了一个很白痴的错误。我指责一个人是位精神病患者，而现在他相当生气。”我解释道。

“那么，他将会对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吗？”乔尔问道。

之后便是短暂的沉寂。

“不会发生什么事。”我说。

“但是如果他不会对我们做什么事情，你为什么如此焦虑？”乔尔反问道。

“我只是担心他对我生气这件事。”我解释着，“我不喜欢使别人感到心烦意乱。所以我觉得有些失落。”

“你在撒谎，”乔尔眯起眼睛，似乎看穿了这一切，“我知道你不是在意你是否惹得别人生气或者心烦了。你在对我隐瞒什么？”

“我已经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了。”我回答道。

“他会攻击我们吗？”乔尔继续提问。

“不！”我坚定地回答，“不，不会！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们正处于危险之中吗？”乔尔对我吼叫着。

“他不会袭击我们的，”我也吼着说，“他只是会起诉我。他只是想拿走我的钱。”

“哦，天啊。”乔尔惊叹道。

之后我向戴维发了一封邮件，向中伤他是心理变态这件事表示道歉。

“谢谢你，乔恩。”他立刻回复了邮件，“我对你的尊敬又大大地提高了。我希望我们应该再一次见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可以拉近彼此距离的事情，就像朋友之间会做的事。”

我想，我应该不用再担心什么了。

我检查了未读的邮件，发现其中一封是来自黛博拉·塔米的。她说，她和其他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都在信箱中收到了一个神秘的包裹。她从一个读过我作品的的朋友处听说，我是那种喜爱奇特侦探小说的记者。她在邮件的结尾处写道：“我希望我表达出了我对整件事情感到的古怪，以及这个故事是如何的诱人。这就像一个冒险故事，或者是一款另类的现实游戏，并且我们都深陷其中。这些研究人员通过把邮件传送给我的，向我祈求帮助，希望我能找到答案，但是我没有成功。我十分希望你能处理这个事情。”

而现在，在咖世家咖啡，她瞥了一眼这本在我手上不停翻转的书。

“从本质上讲，”她说道，“有人试图引起一些特定的学者们的注意，并且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如果这是一个私人的行为，那么整件事情又太过详细了。这本书试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非常想知道是谁寄的这本书，以及为什么。但是我没有进行调查的天分。”

“那么……”我说道。

我沉默了，庄重地检查着这本书，然后喝着咖啡。

“我会试试看的。”

※

我告诉黛博拉和詹姆斯，我想从察看他们的工作场所开始进行调查。我极其渴望去看看黛博拉第一次发现包裹的地方。他们偷偷地相视一眼说道：“以这个地方开始进行调查真是奇怪。但是谁又敢怀疑伟大侦探的办事方法呢？”

实际上，他们的相视可能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应该是表达了这样的含义：“乔恩不可能从参观我们的办公室得到什么有用的讯息，而且他想这么做真是略显古怪。希望我们没有挑错记者，希望他不是什么怪人。说不定，他仅仅是自己想要进入我们办公室而已。”

如果他们眼神代表了这个消息，那么他们是对的，我的确是出于私心想要进入他们的楼宇。

詹姆斯的部门刚好就在伦敦大学心理学院罗素广场（Russell Squar）的外面，是一栋完全不起眼的建筑物。走廊的墙上挂着一些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褪色老照片，照片上有几个绑在看上去很恐怖的机器上的孩子们，电线就在他们头上晃来晃去。他们对着照相机开心地笑着，就好像他们正在海滩上玩耍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很显然，这里尝试过将走廊粉刷成活泼的黄色，想要美化这些公共场所。因为会有一些幼儿到这里来进行一些大脑测试，而有些人认为黄色可以使他们镇定。但是我看不出来。这实在是丑陋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就像罗纳德·麦当劳（Ronald McDonald）一样，苍白的死尸脸上粘着红色的鼻子。

我扫视了办公室内部一眼。每一个神经科医师或者心理学家都坐在他们的桌子前，潜心研究一些与大脑相关的事物。在其中

一个房间里，我看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个威尔士（Wales）人可以辨认出他所养的所有的羊，却不能分辨人类的面孔，包括他的妻子，甚至是镜中的自己。这种情况被称为面容失认症——面对面的盲目性。显然，这样的患者永远都会因为在街上碰见熟人却不与对方打招呼，而一不小心就得罪了同事、邻居、丈夫或者妻子等。即使人们知道这样的无礼并不是因为傲气，而是因为生理的障碍，他们还是难免禁不住生气。不良的情绪是可以传播的。

在另外一间办公室，一位神经学家正在研究一名医生，同时也是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前飞行员的案子。他曾经在光天化日之下飞过一片原本很平常的麦田，却发现在十五分钟之后，等他飞回同样的地方之时，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麦田怪圈，仿佛是刚刚发生的一样。它涵盖了10英亩的田地，由151个分散的圆圈组成。这些圆被称为朱利亚集合（Julia Set），它成为麦田圈历史上最瞩目最值得庆祝的事件。T恤和海报被制作出来，更是召开了一些集会来纪念。在此之前，这个运动已经渐渐地奄奄一息了，因为越来越明显，这些麦田圈并不是被地外生物建造的，而是由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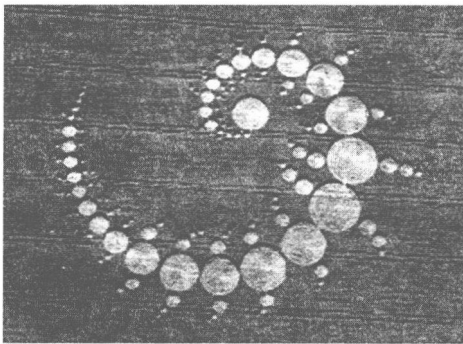


图 1. 朱利亚集合麦田圈。

艺术家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木板和绳子制造的。但是这一次，这些圆圈在飞行员飞行的15分钟之间，突然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在田地中了。

屋子里的神经病学家试图弄明白，为何飞行员的大脑没有在第一次经过麦田的时候就认出这些圆圈。它一直在那里，是由一群叫撒旦团队（Team Satan）的概念艺术家用木板和绳子在前一夜修建的。

在第三间办公室，我看见一位看起来活泼、开朗又漂亮的女士，她的书架上有一本《金发小姐》（*Little Miss Brainy*）。

“那是谁？”我向詹姆斯问道。

“艾茜·维丁（Essi Viding）。”他说。

“她研究的是什么？”我继续问道。

“精神病患者。”

我凝视着艾茜。她看见了我们，微笑着向我们打招呼。

“那一定很危险。”我说。

“我听说她的一次经历，”詹姆斯说道，“她访问过一名精神病患者。她向他展示了一张害怕的面的照片，看他是否能够识别情感。这名患者说他不知道这张照片表达了什么样的心情，但是他知道，这是被他杀害的人在临死之前露出的表情。”

我继续沿着走廊向前走。然后我停下来，回头瞥了一眼艾茜·维丁。我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精神患者的事情，直到我想到应该试着去见一见这些人。根据詹姆斯的描述，这实在是非同寻常，居然有这么一些因为神经系统的疾病而变得如此可怕的人，就像一部科幻电影中存在恶意的空间生物。我依稀记得心理学家说过，在企业 and 政治世界的顶端，精神病患者有着一定的优势，他们对于同情心的缺乏在这个环境下是受益的。这个道理是真的吗？艾茜再一次地向我招手。于是我决定参合到精神病的世界中，而这又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决定，尤其是对像我这样患有过度焦虑症的人来说。我也向她挥挥手，然后继续沿着走廊走下去。

黛博拉的大厦，也就是伦敦大学学院威康信托神经影像中心（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ellcome Trust Centre for Neuroimaging），就在皇后广场（Queen Square）的旁边。这栋建筑更为现代化，配备了法拉第笼和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fMRI